

人文|HUMANITIES

# 科技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文 /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 一、现代科技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

现代科技的文化内涵与科技旨在理解自然和控制自然这两个基本动机密切相关。一般认为，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层面，科学文化以客观主义为切入点，运用批判理性摆脱了宗教文化的束缚；在生活世界和社会组织层面，技术文化立足于效用与效率，运用工具理性而成为创新文化的基础。在现代进程中，科学所主张的客观真理和技术对自然的拷问在打破神权与王权、显示主体的力量等方面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现代科技一体化的进程中，两者逐渐融合为整体性的科技文化。

随着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的结合，科技的主要形象从真理的追求者转换为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使得科技不再可能像理想化的学院科学那样声称价值中立与利益无涉。在现代科技的价值取向中，技术上的有效性超越认知上的真理性而成为最受重视的价值。由此，科技成为民族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并在社会层面促进了世俗化、理性化、契约化和能力本位等价值取向的形成。

应该以批判理性重新反思科技文化及其价值。尽管科技不可能获得对世界的完美描述，其相对有

效性也并不总是在掌握客观自然法则后获得的，但科技共同体很少愿意公开承认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科技并不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观。实际上，科技的有效性来自对自然的干预而非源于想象中完美的真理，永远存在着干预失控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的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容易陷入唯科学主义和理性的滥用。

## 二、科技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

### 1. 科技革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

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科技革命是在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中展开的。所谓科技革命，可从效果上界定为：引入全新的物质、能量、生命、信息和智能的革命性的科技进展。科技革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第一类模式冲突是：如果遵守某些传统戒律，那么一些革命性的科技进展根本就不应该出现。例如，根据基督教的自然律，不可破坏自然秩序，那么避孕和人工流产就是不被允许的，另有一个小教派则认为根据《圣经》信徒不得输血。

第二类冲突模式是新科技的发展使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相互冲突。例如，在安乐死成为技术上的可能时，医务人员、患者和家属往往在“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之生存权”与“人应该有尊严地活着”这两条绝对的伦理原则之间难于抉择。

第三类冲突模式是新科技的发展使某些传统的价值诉求难以简单地得到拓展应用。例如，如果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的特定诉求，个人的基因组信息是否属于绝对的个人隐私成为一个与具体情境相关的复杂的问题。

这些冲突表明，在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加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自洽性的传统价

值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反过来又促使人们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对待科技的发展。

## 2. 科技时代的权利赋予与博弈

近代以来,科技成为一种日益扩张的力量或权力,在与神权和王权的斗争中成为世俗权利的依据,不断带来更多的权利赋予或授权(empowerment)。在科技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威力量之后,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来看,对公众的权利赋予无疑有助于对科技权威的公正性的监督。由此,权利成为科技时代价值思考的立足点,伦理发展的基本模式则从绝对的和静态的义务安排走向弹性的和动态的权利博弈。科技时代最重要的权利赋予是每个人都有享受科技带来的福祉的权利。从这种权利出发,一些消极权利随着科技进步而可能演变为积极权利。

以生命权为例,以往主要强调任何人都无权危害他人的生命,故称之为消极权利;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权利开始演变为一种积极权利,即每个人都有权享有最好的医疗并尽可能地延长其生命。同样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公众的信息权利上升为积极权利创造了条件。

## 三、科技转移中的价值与文化磨合

### 1. 本土科技文化的自觉

在不同的科技文化传统中,不仅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与宇宙图景,其社会成员对科技价值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由于科技转移主要是西方科技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移植,其中必然伴随着价值与文化的磨合。在中国,自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来,从“西学东源”到“西学中体”,从科玄论战到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反科学之争都说明这种冲突远未了结。特别是在中医地位之争中,不仅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对科技价值的迥异认识,还在民族国家的自觉中上升为有关思维方式孰优孰劣的争执。

随着西方科技文化的弊端的显现,生态危机等全球问题引起了人们对西方科技文化价值的怀疑,人们转而评判科技的异化,并希望借助非西方科技文化中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对人的关怀和与自然和

谐相处等异质性文化养分,寻求文化的突破和创新。关注这些思想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盲目地抱残守缺,而应借鉴西方科技文化中的批判理性和创新精神,找到既合乎国情又有全球眼光的科技文化战略。

### 2. 价值冲突与文化磨合

由于西方先进国家率先引入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互动创新机制,其科技和生产水平成为后发国家的追赶目标,全球出现了广泛的科技转移活动。在科技引进过程中,传统生活方式与伦理价值观念同输入的西方式工业文明往往会发生尖锐的对立。而在这种对立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更深层的经济和文化矛盾:科技的发展必然带来经济相对独立、具有参与意识的知识阶层、管理阶层的崛起,这种世俗权力很容易与既有的宗教和军阀势力发生利益和文化的冲突。一些国家在接受西方工业文明之后又对其完全拒斥或在政治上予以全盘否定的原因便在于此。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科技转移活动都伴随着经济支配和文化殖民动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层次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资源和优秀人才的流失与环境的破坏,常常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两难的境地。为此,有的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走“甘地+卫星”的道路,发展适于国情的“中间技术”。但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落后的现状甚至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殖民地。

### 3. 价值文化战略的寻求

为了摆脱科技转移中的现实困境,发展中国家应该寻求合适的价值文化战略。一方面,有选择地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科技,并使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本国的文化价值实现开放的良性互动,最终形成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科技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要对科技转移的公正性向发达国家提出呼吁,抓住一些有利机会(如关于全球变暖的全球对话),促成较为公正的科技转移环境的形成。更重要的是,要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维护本国的资源和环境,为本国人才创造更宽松的工作条件,使科技和创新真正成为本土价值文化体系的有机环节。科技